

32 周日,晚上十点十五分

新书试读



◆书名:《输赢》
◆作者:付遥
◆出版社:中国商业出版社

张大强舔舔嘴唇,放下酒杯,倚靠沙发,明显在等田蜜唱歌。美女出马,马到成功,赵勇拉出周锐,掏出五百元塞到他手中:“我陪大强唱歌,你把小费给田蜜,对了,田蜜对你有意思,看出来了吗?”

提要: 赵勇的“被劈腿”演绎的很成功,张大强信以为真,与赵勇碰杯,大口喝完:“兄弟,分手!”赵勇趴在张大强肩膀上,仿佛在擦泪:“大哥,听你的,分手!”赵勇把酒杯使劲一撞,咕咚将红酒干掉。

抛个媚眼,扭着肥腰,开始歌唱: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……”一曲飘散,张大强又干一杯,脸色变成猪肝的颜色。时机已到,周锐端着酒杯,话中有话地敬过去:“主任,干杯,预祝合作成功。”张大强放下酒杯,琢磨话中味道:“今天喝酒唱歌,不谈其他。”周锐压不住心底焦急:“我心里七上八下的,您给个定心丸吧。”张大强抿一口红酒:“你们几个厂家各有优势,竞争激烈,还要做工作。”

周锐没有经验,立即辩解:“我们的方案绝对技术领先,价格也拼了血本……”周锐还想继续问,赵勇脚底猛踩他鞋面:“您指点一下,我们该怎么努力?”张大强仰头看着电视屏幕:“明天议标,三十万价格,七十分技术,总共一百分。你们说说,价格重要还是技术重要?”

周锐左手扯住赵勇领子,卡住他声音,请教张大强:“技术重要,我说得对吗?”张大强摇头,既然技术不重要,肯定是价格。赵勇转过口风:“我说,还是价格重要。”周锐身体挡在赵勇前面,不让他打岔:“不是技术,那是什么?”

“技术和价格都不重要。”张大强脸色通红,眼珠泛着酒红色,说话云山雾罩,不肯向周锐和赵勇交底,他又举起麦克风。田蜜笑着帮着周锐问:“主任,我是学音乐的,不懂生意上的事情,您刚才的话真玄妙,技术和价格都不重要,那什么重要?”张大强举起酒杯,痛饮一口,很乐意回答田蜜:“我说你技术好你就好,不好也好;说你不好就不好,好也不好。人最重要,比价格和技术都重要。”

赵勇再次把周锐拉出包间,斜靠在吧台:“大强是什么意思?”

“他是主任,谁好谁不好,他说了算。”周锐回答道。

周锐拧着赵勇的耳朵说:“耳朵比嘴巴多一个,就是让你少说多听。明天招标,大强今晚出来喝酒,肚子里肯定有话,必须挖出来,支起耳朵,闭上嘴巴,少说几句,把大强的心思搞明白,才能对症下药。”

(完)

24 好友小苏

提要: 要说这小苏真是热心肠,早期那次冲突的事早就烟消云散了,几年下来,对李露的关怀程度称得上始终如一,简直就到了凡事都要操上一把心的程度。难得人家小苏不计前嫌,所以李露也就只能拿小苏当知音了。

不过平心而论,小苏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同时,也的确为李露消解的不少心事。要没有她的存在,李露的私生活固然会成为一个无人知晓的暗箱,但李露的心情恐怕也就不会不知坏到何种田地。何况你李露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反正也到了这副样子,就算装扮又能装扮到啥样?

看到李露眼下的精神状态,小苏更多还是痛心,便打算一定要使出浑身解数,来让李露看到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。便决定带李露到去登山。

李露很快对登山上了瘾。一起爬山的人原本都素不相识,爬过一次之后就好像成了朋友,再见了便亲切无比,似乎有种共过患难的感情。每次爬山回来,李露还喜欢写下心得发到网上。李露晚上呆在家里,便时常久久的瞅着网上自己的照片,站在山石间的、树丛里的、云雾中的,一张张竟是那么神采飞扬,不像生活中的自己。

结果,她往往在登山前夜便辗转难寐,似乎有一种要去赴什么约会的心情。不止一次,她对小苏说,总算是找了块净土,大家都单纯交往,谁都不妨碍谁。但后来登山队里却也出现了许多纠缠不清的事,无非谁跟谁一帮,谁说谁什么了,该带

谁一起玩或不带谁一起玩等,让李露的“净土梦”开始走上变味的航程。

李露终于发现,自己原来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显得那么低能,做什么事情都缺乏最基本的情商。何况在将所有能想到的路线都走完之后,爬山边也显得没多大意思。她渐渐又窝回了家里。

小苏再次替她着上了急。这哪行啊,出去转了一大圈,怎么又回到原点了?而且情绪还更低落,红尘也看得更破,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就别动弹呢。经分析,小苏得出结论:所有那些交往来交往去的活动都是虚的,啥病就得啥药医,李露是在男人身上折的跟头,就还得让她同样在男人身上找回感觉才行。说白了,李露需要找个情人。

小苏给李露介绍过几个对象,但结果都不如人意,于是她心里越发着急。她就像跟命运打过什么赌一样,一定要让李露有个标志性的战果才肯罢休。但眼看着怎么推都没法将李露推到哪个男人的怀抱里,她想来想去,终于出了个狠招。

她对李露近乎咬牙切齿的说:“你给我听着,我最后给你推荐一个,你接受也得接受,不接受也得接受。”李露诧异道:“为什么?难道是皇亲国戚?”小苏只笑不答,其实这个男人是小苏原来的情人。

据小苏介绍说,她这情人是个搞工程的,姓赵。严格说,俩人好上是有些年了,但因为他常年比较忙,小苏的家庭也算稳定,所以实际相处的时间并不多,顶多在俩人时间都很充裕,家庭方面没有任何风险,心情也合适的时候,才找个地方聚一次,给外人印象俩人只是好朋友。其实在实质上,俩人之间也的确是好朋友的成份比较多,至于情人关系,只不过曾经而已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,这种事谁也不会跟小孩似的不能自拔。总之就是理性为主的这么一种关系。

而对李露的帮助,在小苏设想中是这样:首先她这老赵在可靠程度上没问题,不是那种需要反复了解审视的陌生人。以前李露就是在生人面前太恐惧了,放不开,犹豫来犹豫去,就把人家给磨叽烦了。现在呢,就让这老赵来把李露给开发一下——权当是暂时的忍痛割爱吧——让李露领略一番跟生人乐趣,然后再把李露给放到茫茫人海里尽情遨游……

(完)



外物之味,久则可厌;读书之味,愈久愈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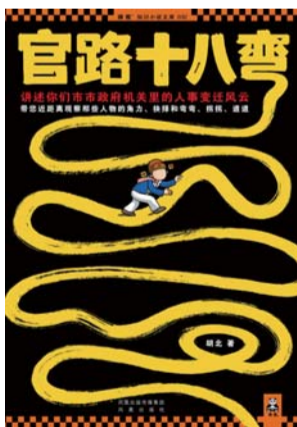


◆书名:《中年残暴》
◆作者:老象
◆出版社: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日识一字

发音:dǎi 谐音:笛 释意:买进粮食 用法:(动)同本义。你来采米,将银子来我秤。——《陈州粟米》 常用词组:采米(买米) 采巢(粮食的买进和卖出)



◆书名:《官路十八弯》
◆作者:胡北
◆出版社:凤凰出版社

22 重点工程成了“豆腐渣”

提要: 站在几个月前陪包云河走过的那座石桥上,放眼望去,目光所及令田晓堂不由为之一振。昔日那种脏、乱、差的情形已不见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全面硬化的水渠护坡和坡上树苗新绿初绽。田晓堂的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。

笑,却仍不说话。看样子,她是不想将这个话头深入下去,田晓堂也就不好再多问了。良久,姜珊抬起头看着田晓堂,打破沉闷说:“我这会儿来找你,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对你说。”田晓堂感觉脑子里嗡地一响,他预感到姜珊要说的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情。他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,等她往下说。

姜珊说:“其实,这个情况不告诉你,我一直挺犹豫的。‘洁净工程’的施工,陈局长本来是安排我具体抓的,但实际上,我

只是挂了个空头衔,在工程招标等关键环节,陈局长都找由头把我支开了。对此我心里自然不大舒服,但陈局长是一把手,他要大权独揽我也没办法,只要他能工程搞好,也就不想计较。不想上周就发现了质量问题,几辆装着生猪的农用车从刚开始使用,但还没来得及验收的水泥道场上走,竟然把道场压坏了,几处地方出现了轻微的塌陷和裂缝,可见工程质量有多糟糕。不过,这些你们发现不了的,陈局长早已安排人把损坏的地方修补好了,对知情人连‘封口费’都发了。我一直也蒙在鼓里,后来才无意中得知的。”

田晓堂这才明白今天姜珊为什么不冷不热,心事重重。田晓堂一脸严肃地说:“你做得很对,就应该及时告诉我嘛。你让我知道了,我们共同来想办法应对,总比你一个人独自受着煎熬要好些吧?”听了这话,姜珊有些感动,眼圈就红了。

田晓堂被姜珊的不安和难过打动了。想姜珊到底年轻,嫩竹扁担挑重担,遇上这么个棘手的麻烦,不吓得六神无主才怪呢,就宽慰道:“有人若想嫁祸于你,也没那么容易。你放心,师兄不会袖手旁观的。”姜珊听了这热乎乎的话,哭得更响了。就在这时,门铃突然响起来。这猝不及防的响声,让他俩都不由得悚然一惊。

待姜珊擦干眼泪,脸上看不出什么痕迹了,田晓堂才去打开门。不想来人却是陈春方。坐下后,姜珊对陈春方报告说:“今天上午田局长去工程现场看了,感到还算满意,已同意按原计划给我们拨一部分项目资金。”田晓堂暗想姜珊还挺会随机应变的,就接过她的话说:“我回去后,就让钟科长给你们办拨款手续。”

陈春方十分高兴,连声表示感谢,说:“田局长,你是财神爷,又是市局联系这个工程的,除了项目资金要请你关照外,还望你

今后多到戊兆来,对工程建设加强指导,我们一定会虚心接受你的意见。”田晓堂就像突然在菜盘里看见了一只苍蝇,感到一阵恶心。自己被陈春方当猴耍着,此时却又不能把愤怒流露出来,只得含蓄道:“我会经常来的。工作主要靠你们做,我不会插手太多。有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,那就是工程质量问题……”

田晓堂以为讲到工程质量,陈春方多少有些不自然,甚至会脸色大变,偏偏陈春方脸上风平浪静,还频频点头说:“你提醒得很对,质量是工程的生命线啊。”姜珊大概是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,实在不堪忍受了,找了个借口,逃似的走了。

陈春方却根本没有离去的意思,他今晚显然喝多了,所以谈兴格外浓,跟田晓堂天上地下一通神侃狂聊。田晓堂厌烦透了,却又不好赶他走,只得耐着性子听他高谈阔论,偶尔附和两句。(完)